

怀念——  
记录·纪念离我们而去的人  
线索征集: E-mail: www.85193207@126.com  
征集电话: (0531)85193207

怀念

## 天使派我来爱你

□陈浩

17岁那年一场意外的交通事故,几块碎玻璃溅入我的右眼,从此,我只能用一只眼看世界。美丽的花季突遭狂风暴雨,我的心似凋谢的玫瑰,落地成伤。

直到27岁遇见同样患有眼疾的他,我的世界才有了一丝缤纷的颜色。许是同病相怜,认识半年后我们便走到了一起。

两年后的夏天,儿子在我们的殷殷期待里呱呱坠地,从此,平淡的生活里有了一股奇异的动力与期待。

他似乎比一般的孩子发育得早。八个月时,就学会了走路。有人说,开步早的孩子命苦,我也浅浅地担忧,他来到这世界上,没有办法选择健康的父母,本身对他就不公平,他的世界,能否像正常人家的孩子一样,健康快乐?

因为视力不清,做饭于我而言是件极困难的难事,青菜里的杂物有时会洗不干净,有一次竟然将一块抹布煮进了饭里。也许儿子过早就知道我眼疾的缘故,他从未嫌弃过我做的饭菜,每次总是大口大口地吃着,吃得津津有味。小小的他竟然学会了鼓励妈妈,夸奖我做的菜很香。

五岁时,送他上幼儿园,怕他被小朋友耻笑,我远远地站在校园外面不肯进去,他哭着问我:“为什么不肯陪我进去,是聪聪让妈妈生气吗?”我将疑虑告诉他,他却拍着胸脯,很男子汉般地告诉我:“妈妈,我会保护你!不怕不怕!”然后拽着我往校门走。离开时,当着好多小朋友,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,那一刻,我的心里像突然照进了阳光,热热的暖暖的。

十岁生日,奶奶给他100块钱,怕他弄丢了,我要过来

放进抽屉里。第二天起来,发现钱不见了——这么小,就学会偷,我很气愤。放学回来,没等他解释,我就对着他一阵狂吼,他却咬紧嘴唇,末了,从书包里拿出一个漂亮的眼镜盒,小声地对我说:“妈妈,我拿着钱去买眼镜了。你和爸爸整天闷在家,对身体不好。我买了两副太阳镜,你看,给你买的是最时尚的,还带水钻呢。”

从那以后,他在周末便“邀请”我们出去逛街,一手牵一个,像个幸福的小孩,一路有说有笑。把他所认识的车指给爸爸看——四个环的是奥迪,两个环在一条线上是双环,一上一下的那是韩国的双龙。知道我喜花,他把我领进公园,一种一种地指给我看——这红得像火的是玫瑰,这白得像雪的是栀子,你闻,很香……

十三岁那年有一天,我们一起看电视,电视上正播报一则眼角膜捐献的新闻,他突然两眼放光,说:“妈妈,安了眼角膜是不是就能看见了?”我漫不经心地答:“是的。”他却认真地对我说:“妈妈,我要捐一只眼角膜给你,这样,你就有两只眼睛看世界了。”

我反问他:“你捐给妈妈一只,那你就跟妈妈现在一样,只有一只眼睛了。”他却斩钉截铁地说:“我是男人,保护女人是应该的啊!”在得知只有人死后才能捐赠眼角膜时,他一时陷入了沉默。

我安慰他:“有您这句话,妈妈就已经很知足了。”然后我无限感慨地说:“你的命真苦,要是投胎到别人家,一定会比在我们家幸福。”

他却认真地说:“就是因为这样,所以我才投胎来爱你们啊!”

我背过身去,眼泪不停地往下流。

## 秋夜里的思念

□黄文翰

在这个寒意深重的秋夜,我再次拿出了去岁中秋怀念祖母的一篇习作,捧在手心里,细细地阅读,努力地追忆。我忽然产生了一个想法,想要把这小文,与那些正被祖母疼爱的朋友们分享,希望你们永远孝敬她。我还要把这小文,献给那些曾被祖母疼爱的朋友们,希望你们不要忘记她们。

又一个三五之夜的月华,银辉把人间映照得静谧而美好。那茫茫的远山,尽显了它的轮廓,就像柔美的海波一样。阡陌上独行的人啊,你要去往何方?这样的行色匆匆,是赶着回家团圆吗?是啊,每到日暮时分,人们便如倦鸟归林般,脚步匆忙地踏上返家的归程,与亲人团聚,享受温馨的天伦之乐。可是,那些曾在我们生命里留下深深印记的离我们远去的亲人呢?这样的团圆夜,他们要怎么度过?

我不敢往下想,也不忍往下想,因为我忆起了我那过世的祖母,忆起了抚养我十八个寒暑的祖母,忆起了千里之外孤身一人的祖母。

天上的月亮像玉盘一样,又圆又亮。祖母啊,我想,山间的明月,应该更圆更亮吧?您赏月的时候,千万不要忘了多披件衣裳,夜晚的山风太大,我担心您着凉啊。以前,在冬日的寒夜里,您总是这么叮嘱我的。现在我说给您听吧!我的老

# 许评 就活在他的书中

□戴永夏

10月15日下午4点,我突然接到许评先生的女儿许艳雯的电话,她悲痛地告诉我,她的父亲、我的恩师许评先生于14日晚10点35分病逝!这噩耗如五雷轰顶,令我异常震惊,也使我非常难过。

这是真的吗?我真的不敢相信。就在一个多月前的9月4日,他还同我一起,兴致勃勃地到沂南县参加一个征文大赛的颁奖会。会上,他的散文《奇景异趣竹泉村》和我的《初识竹泉村》同获二等奖。获奖的人中,他是唯一一位80多岁还笔耕不辍的作者。在会后的参观游览中,或登山,或涉水,他都积极参加,精神很好,一点也不像一位已86岁高龄且安装了心脏起搏器的老人。

然而这一切,瞬间便定格为永不回来的历史,许评真的走了。这让我在万分悲痛的同时,也感到异常后悔:这些年我有许多与他相处的机会,为何不多跟他聊聊,多向他学学,从他那里得到更多的知识和教诲呢?

许评是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革命、新闻出版战线上的老领导,同时又是一位卓有成绩的散文作家。身为山东省散文学会的创始人、连续三届的学会会长和临终前一直担任着的名誉会长,他对山东散文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。与此同时,他个人在创作上也取得了骄人的成绩。在退休后的二十多年间,他出版了《梁山泊风情》《齐鲁青未了》《明湖赋》《泉城风景线》《新艺术散文概论》等20余本散文文集或评论集,几乎是一年一本书。他还写了大量未收入集中的书评、序言等文章。用“著作等身”来概括他的创作成绩,似乎并不为过。

许评在创作上的成绩有目共睹。然而很少有人知道,他的创作之路是何等艰辛。

他17岁就参加了革命。当时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,整天行军打仗,难得安宁。然而自幼爱好文学却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他没有被困难吓倒。他利用行军打仗的间隙,一边刻苦自学,一边练习写作。有一次他在接受电视媒体采访时曾说过:“(我)从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,开始给冀鲁豫日报投稿,也给冀鲁豫边区文联办的文艺刊物《新地》投稿。写过一篇报告文学《梁山新英雄记》被当时的一位作家改编为曲艺唱词,由当时冀鲁豫书店出版发行……”建国后,他从事过新闻工作,当过出版社领导,经历过各种运动……但不管工作多么繁忙,运动怎样冲击,社会如何动荡,他凭着对文学的执着追求,一直没有放下手中的笔,退休后重又焕发了艺术青春,终于成为一名散文大家。可以设想,如果没有超出常人的刻苦努力,他如何能取得如此丰硕的成果?

然而成绩并未阻挡住厄运的到来。就在他的创作进入高峰期时,一场意外灾难几乎给他带来毁灭性打击。

那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,已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许评正准备集中精力,在散文创作上攀登新的高峰。就在这时,他突患脑中风。虽经治疗保住了

### 逝者档案



●姓名: 许评  
●终年: 86岁  
●籍贯: 山东鄄城  
●生前身份: 原山东出版  
社社副总编辑

性命,但却留下记忆力衰退、行动迟缓等后遗症。一位轻狂的医生曾断言,他患了“老年痴呆症”,只能休养保命,写作从此“拜拜”。然而许评就是不信这个邪,他决心跟命运抗争一番。不久,一位老战友求他给自己的诗集写序,他硬着头皮接受了这件“苦差”。当他重新拿笔写作的时候,才感到原来灵活的脑子已不听使唤,手中的笔更有千斤之重,但他没有因此而退缩。他以顽强的毅力,坚持不懈地写下去,终于把序言写完。这一小小的“胜利”,使他信心大增。他感到自己还行。于是继续坚持,继续苦练。他感到手脑越用越灵活,文章越写越顺手,终于战胜了脑中中风后遗症,能够跟常人一样写作、生活了。他的多本文集,就是在患“老年痴呆症”后写出来的。他这段传奇般的经历,曾不止一次地跟我讲过,让我在惊叹之余想到:芸芸众生中,这样的“老年痴呆症”患者能有几人?又有多少“老年痴呆症”患者能取得许评这样的成绩?

许评对散文事业的贡献,还突出地表现在他对散文作家的培养和关心上。

认识许评的人都知道,他是一个非常乐于助人、甘于奉献的忠厚长者。尤其在培养散文作家方面,他可谓呕心沥血,不遗余力。目前活跃在山东文坛上的许多作者,都得到过他的帮助提携,有的还是他一手培养起来的。诚如王景科教授所言:“许多热爱文学创作的青年人及文学爱好者,在他的引渡下步入了文学殿堂。”而我,正是这其中的一员。

那还是上世纪80年代初期,在文学作品出版难的情况下,当时分管文艺出版社的许

评毅然决定,给山东的几位散文作家出版散文合集。我当时在散文创作上刚刚起步,也被他选中,得以跟著名散文家张峻、马瑞芳、吕曰生、任远、耿林莽、章永顺等同列,出版了散文三人集《乡情》。这是我有生以来出版的第一本散文集,它给了我极大的鼓励,也进一步坚定了我文学之路上的跋涉的信心。

许评生前曾说过,作文,要先做人。这种人格与文格的统一,在他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。他的文章广受赞誉,他的为人更是有口皆碑。

关于许评的为人,有人说他是一尊“大佛”。如果用宽容、正直、善良来解读他这尊“大佛”,那是再恰当不过了。

许评为人上的宽容,贯穿着他的一生,也表现在各个方面。

他对生活是宽容的。在八十多年的人生旅程中,他经历过战争、自然灾害和各种各样的政治风波。但不管生活如何困苦,道路如何艰难,他都对生活充满信心,对未来满怀希望。他还“化腐朽为神奇”,把艰苦的生活当成财富,写进作品,开出艺术之花。

他对朋友是宽容的。跟朋友交往,他从不计个人得失,不念个人恩怨。不论高官平民,他都一视同仁。即使曾伤害过他的人,他也“犯而不校”,该帮助的帮助,该提携的提携。

对自己,他却一向严格要求,行事低调,一贯保持艰苦朴素的本色。他身着极为朴素的衣着,常被人误认为是乡下的老农。我跟他一起开会时,常见他穿着洗得变了形的旧衬衣旧布鞋,跟一同与会穿着时髦的俊男靓女形成强烈反差。然而他对此毫不在意。私下里他常谈起战争年代的艰苦,比比那时,他对现状很是满足。

对名利,他看得很轻、很淡。他为官多年,可谓“一身正气,两袖清风”。当年经他选拔、培养的人才,有的成了省市领导,有的实权在握,但他一向耻于通过他们“走后门”、捞好处,为自己或亲属跑官要官。

对别人,他又总是想人所急,急人所急。得到他帮助的人无数,但他从不愿从别人那里索取回报,不愿麻烦别人。文友们请他写序言、书评,他不推辞,常常牺牲掉自己的写作时间,抱病完成别人所托。直到去世,他还留下遗嘱:丧事一切从简,家中不设灵堂,不收受花圈、礼金,尽量少麻烦亲友。而不让送花圈的原因之一,就是怕摆花圈会刺激同楼住的几位老人,影响他们的情绪和健康……他,至死都在为他人着想啊!

如今,许老已坦然驾鹤西去,这个世界上再也见不到他的身影,再也听不到他的声音了……在思念不已之际,我忽然想到他生前赠我的许多著作,心中感到莫大安慰。这一本本心血凝成的佳作,闪耀着他的思想,留存着他的智慧,镌刻着他的音容笑貌。只有在这里,我才能再次寻见到他的身影,聆听到他的教诲,跟他无拘无束地亲切交谈!

啊,原来许老没有死,他就活在他的书中!

投稿邮箱: www.3207@163.com

